

王氏合校水經注

冊三

水經注卷二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河水

官本曰按二字原本誤連經文今改正近刻篇題作河水二經文上復衍河水二字今刪去案朱趙作河水二經文上有河水二字趙釋曰一清案凡經文次篇之首

有某水二字皆後人所加蓋漢人作經自爲一篇豈能逆料酈氏爲之注而先于每卷交割之處增二字以別之哉或酈注既成用二字爲提撥則可耳然非經之舊也此卷首列河水二字謂重源之再見也其義例如此

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

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脫此九字杜佑通

典引水經此文蓋唐已後始脫去今據通典補正案朱趙無九字孫校曰此句不合增又曰星衍案山海經北山經邊春之山多蔥杠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泐澤疑卽蔥嶺也其杠水卽後以爲河水者也董祐誠曰經以河水至積石又南入蔥嶺山故通典識之酈注則兩源分敘本不相淆也南入趙氏本作南出於義較順然通典所引已作南入矣今案趙作南入疑董誤記

河水重源有二非惟二也

朱惟作爲趙改刊誤曰爲全祖望校改惟

一源西出

捐毒之國

官本曰案捐毒近刻訛作身毒案朱趙作身趙釋曰禹貢錐指曰身毒當作捐毒漢書捐毒國王治衍敦谷東至都護治所八百六十一里至疏

勒南與蔥嶺屬無人民西上蔥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先儒以爲卽身毒非也張騫曰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有蜀物去蜀不遠大夏卽大月氏所居之地也今捐毒在大月氏之東北西去休循二百餘里豈身毒乎酈蓋承其誤

蔥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

故塞種也南屬蔥嶺高千里西河舊事曰蔥嶺在敦煌西八千

里其山高犬上生蔥故曰蔥嶺也河源潛發其嶺分爲

一水

董祐誠曰蔥嶺即天山西南之正幹漢書西域傳所稱南山北山皆蔥嶺所分今自西布魯特部落西南至喀什噶爾之西葉爾羌之西南博洛爾拔達克山鄂克善諸

部落皆在蔥嶺間西域傳捐毒國東至疏勒南與蔥嶺屬西上蔥嶺則休循是捐毒當今西布魯特地注言河水潛發其嶺分爲二水者蓋謂東源皆出蔥嶺非必謂一水而東西分流也

注引涼土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入大海東爲河源斯言簡而該矣今蔥嶺西界之水盤曲嶺中匯爲圖斯庫爾及伊西洱庫爾其西北則入達里岡鄂謨然道里較近又與下

逕安息入西海之文不合則注所稱蔥嶺西流之一水自當指拔達克山以南之水西北流至布哈爾部落入騰吉斯鄂謨者亦出蔥嶺特南北睽隔蓋西流之水自入安息之西海本非河

源鄺氏特因蔥嶺而類及之與上注述新頭河恆河正同今西布魯特西南直接蔥嶺東山曰伊斯克里克水曰赫色爾西山曰吉布察克水曰哈喇庫爾二水南流瀦爲哈拉庫爾庫爾者

同語謂池東出爲喀什噶爾達里雅河一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蔥嶺語謂大河爲達里雅即蔥嶺之河源也

西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蔥嶺其山多大蔥又逕難兜

國北北接休循西南去罽賓國二百四十里河水又西逕

罽賓國北

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注敘蔥嶺之水分東西先載蔥嶺分源西流逕休循難兜罽賓月氏安息入雷霸海之水不得與經文

淆案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

月氏之破塞王南君罽賓治循鮮城土地

平和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踰于中夏大國也山險有

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人畜同然河水又西

逕月氏國南

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

治監氏城其俗

與安息同匈奴冒頓單于破月氏殺其王以頭為飲器國遂分

遠過大宛西居大夏為大月氏其餘小眾不能去者共保南山

羌中號小月氏故有大月氏小月氏之名也又西逕安息

國南

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又奪國字趙改增刊誤曰六字是注混作經安息下落國字

城臨嬌水地方

數千里王最大國也有商賈車船行旁國畫革旁行

趙刊誤曰案曰前漢書云書革旁行

案此誤本漢書史記是畫字

為書記也

朱箋曰元本此下接空須善提至子合同乃錯簡今改正於又西逕陀衛國注或云懸鉢虛下

河水與

蛻羅跂褊水同注雷翥海

官本曰案此十三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注內敘蔥嶺西流之水終於此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三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蔥嶺以水皆西流不為中國河源注因蔥嶺之源而類及之故亦稱河水也今蔥嶺之水西流者盤曲山中其西北入達里岡阿鄂謨

者川流較近與安息入海之文不合今巴達克山部落南有水出雅布塔爾西流東南合厄爾古一源又西流東南合達里木一源皆出西南蔥嶺中三水合而西流逕科克倫回部南又西

逕瞻伊爾巴爾回城南又西逕哈扎爾巴什紅帽回部南合一水西北流又南合一大水又西北逕布哈爾部落西南又北流入騰吉斯鄂謨與北注西流之河較合騰吉斯鄂謨周圍數

千里疑即所謂雷翥海唐書突厥傳西突厥西至雷翥海蓋其時突厥西境至此漢書西域傳捐毒西上蔥嶺即休循難兜西至無雷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屬賓東北至難兜西北與大

月氏接大月氏西至安息南與屬賓接安息北與康居接更以此注證之則今巴達克山休循為其北境難兜為其南境痕都斯坦北境為屬賓科克倫諸部落為大月氏布哈爾諸部落為

水

經

注

卷二

一

中華書局聚

安息也西域傳大月氏都嬌水北安息亦
臨嬌水嬌水其即蔥嶺西流之水與

釋氏西域記曰蜺羅跋禰

出阿耨達山之北西逕于闐國

官本曰案西字近刻訛在之北
上案朱趙同趙西字下旁注

一句字釋曰全氏曰
之北猶言如北

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之西水皆西流

注西海

官本曰案之近刻作以注
下有于字案朱趙同

又西逕四大塔北

官本曰案此七
字原本及近刻

並訛作經考注內言蔥嶺西流之水因連及蜺羅跋禰水逕于闐四大塔陀衛安息同
入雷翳海亦不得與經文淆紊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是注混作經

釋法

顯所謂亂尸羅國

官本曰案約近刻作竺刹二字案朱同趙改
刊誤曰竺刹尸羅黃省曾本作亂尸羅今校正

漢言截頭也

佛為菩薩時以頭施人故因名國國東有投身飼餓虎處皆起

塔

官本曰案餓近刻作
餓案朱趙作餓

又西逕捷陀衛國北

官本曰案此八字原本及
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

脫捷趙改增捷下同刊誤曰七字是注
混作經陀衛上落捷字以法顯傳校增

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佛為菩薩

時亦于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又有弗樓沙國

官本曰案
弗近刻訛

作佛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法
顯傳作弗樓沙國今改正

天帝釋變為牧牛小兒聚土為佛塔法王

因而成大塔所謂四大塔也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

兵眾來伐此國欲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

鉢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鉢緣未至

趙刊誤曰箋曰一本無鉢字案於文應有鉢字

于是起塔

留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

貧人以少花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花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

不滿

朱趙花並作華

佛圖調曰

官本曰案近刻脫調字脫趙增刊誤曰佛圖下落調字

案朱

佛鉢青玉也受三斗

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花不滿則如言願一把滿則亦

便如言又案道人竺法維所說佛鉢在大月支國起浮圖高三

十丈七層鉢處第二層金絡絡鎖縣鉢

朱趙鎖作鑲

鉢是青石或云懸

鉢虛空

官本曰案旁行為書記也為字起至此句虛字止近刻訛在後俗與子合同下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之前原本不誤

須菩提置鉢

在金机上

朱作机趙改机刊誤曰瑞應本起經云梵釋下侍四天王接菩薩身置金机上机當作机

佛一足跡與鉢共在

一處國王臣民悉持梵香七寶璧玉供養塔迹佛牙袈裟頂相

舍利

朱裝作娑趙改刊誤曰袈裟之娑並當从衣不从女廣韻袈裟胡衣也下佛袈裟王城亦同此誤

悉在弗樓沙國釋氏西

域記曰捷陀越王城西北

官本曰案據近刻作捷下同趙改刊誤曰捷何焯本校改捷

案朱同

有鉢吐羅

越城佛袈裟王城也東有寺

重復尋川水西北十里

有河步羅龍淵佛到淵上浣衣處

官本曰案近刻脫淵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佛到下落淵字全祖

望校浣石尚存其水至安息注雷翥海

官本曰案注內敘蛻羅跋補水終於此董祐誠曰

蔥嶺西流之水南合二水其源出和斯替恆占諸部落皆不逕于闐于闐西南二面蔥嶺環帶亦無西流之水蛻羅跋無可指證自新頭河以下地處荒遠傳記缺略惟有釋典未可為據今並闕疑不復為圖

又曰捷陀越西西海中有安息國竺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二安息國也戶

近百萬最大國也漢書西域傳又云梨軒條支臨

西海官本曰案黎近刻作黎案朱趙作黎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

亦未嘗見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

入也趙刊誤曰箋曰古本作西行可月餘日近可十日日所入也案所謂古本即黃省會本也是注原文校漢書西域傳悉無舛譌無緣更引後人誤本改易古書凡遇此等

皆所不取或河水所通西海矣故涼土異物志曰蔥嶺

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為河源禹記所云

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于此而

不達于崑崙朱趙有者也河水自蔥嶺分源東逕迦

舍羅國

官本曰案迦近刻作伽案朱趙作伽董祐誠曰當在今喀什噶爾極西蔥嶺中大唐西域記稱羯盤陀國大厓東北至奔攘舍羅蔥嶺東岡四山之中商旅

往來從此東下蔥嶺唐書地理志疏勒西南蔥嶺守捉故羯盤陀國羯盤陀國爲今葉爾羌所屬喀爾楚迤西地河源之哈拉庫爾正當其北注引釋氏西域記稱爲萬國要道蓋由此東下蔥嶺奔攘舍羅當卽迦舍羅矣

釋氏西域記曰有國名伽舍羅逝此國狹小而總萬

國之要道無不由城南有水東北流出羅逝西山山

卽蔥嶺也逕岐沙谷出谷分爲二水

董祐誠曰案今哈拉庫爾水東流逕喀什噶爾南爲

喀什噶爾河卽注所言北河其自葉爾羌西南遶城者爲葉爾羌河卽注所言南河二水異源而注稱一水所分與今水道不合今喀什噶爾自西地南至英吉沙爾西地東南至葉爾羌西南之山同語呼爲塔爾塔什達巴罕卽古蔥嶺岐沙谷當卽在今喀什噶爾之西蔥嶺中自此以東出山卽爲平地英吉沙爾民多引渠以灌田或舊有水傍山東下與葉爾羌河相通後更湮塞

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

董祐誠曰此南河也漢書西域傳無雷南至蒲犂烏托北與捐毒接蓋在蔥嶺上其

難兜國下言西至無雷者誤字也無雷當今西布魯特部落之南博羅爾部落之北喀什噶爾西邊地分流之水當卽傍山東南流逕其北也

西夜子合同

官本曰案其字原本訛在俗與下今據文義改正案朱訛箋曰當作其俗與西夜趙改

又東流逕依

耐國北

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依耐國北至疏勒此注在無雷之東蒲犂之西當在今英吉沙爾南界中

去無雷五百四十

里俗同子合河水又東

官本曰案此四字近刻作又東流三字案朱趙同

逕蒲犂國北

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蒲犂東至莎車北至疏勒證以此注在今英吉沙爾葉爾羌之間分流之水當自此東流至葉爾羌合葉爾羌河今葉爾羌河自葉爾羌西南徼外曲流東北逕拉虎

爾克什米爾諸部落左合米勒台玉山一水東北歧為二支環葉爾羌城而東復合

治蒲

回語為葉爾羌誇斯騰誇斯騰者譯言濬成之河自此以下即注所言南河矣

犁谷北去疏勒五百五十里俗與子合同河水又東逕皮

山國北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注文葱嶺河自岐沙谷分為二此先敘南河逕無雷依耐蒲犁皮山而東合于闐河不得與經淆案今改正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皮山西南至烏秬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唐書地理志于闐西南三百八十里有皮山城當在今葉爾羌之東南和闐之西治皮山城西北去莎車二百八十里朱箋曰案宋本文其源接此八十里下趙釋曰禹貢錐指曰案

自屬賓至陀衛皆西流注西海之水水經乃拙手所作提挈不清賴有鄺注為之發明人始知有葱嶺之河東西分流不然則似河水自蔥嶺西行至陀衛而復東行以入蔥嶺大惑不解矣一清案水經世傳脫誤兼之經注混淆此篇尤甚一為改正眼界豁然覺東樵之言猶為唐突前人也

其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

官本曰案

原本及近刻並脫所出二字今據通典補正案朱趙無

又東注蒲昌海

官本曰案原本及近刻並脫又字今據通典補正案朱趙無孫校曰山海經

注勃澤之水有口泚水出長沙山北流邱時水出槐江山北流澧水出單狐山西流枉水出邊春山受櫟水櫟水又受邊水西流匠韓水出灌題山西流敦薨水出敦薨山西流凡六水皆注勃澤澤即蒲昌海也山海經言敦薨水出於崑崙之東北實惟河源星衍案東北隅即積石也是山海經以敦薨為河源其餘諸水本各有名後人妄生異說也

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

官本曰案此九字近刻訛作經原本仍屬注文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謝兆申云疑其一

源以下至與于闐河合三十字是注埤案玉海引水經其源以下至蒲昌海皆經文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是注文案玉海所引是也謝說非也朱氏既述深寧之書又存耳伯之說請歸

畫一無事兩歧自此以下至又東入塞以上惟此條其源至東注蒲昌海二十一字是經餘皆是注觀下河水又東注于勃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經云蒲昌海注以勃澤釋之若如今本不幾複與董祐誠曰此南河也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孫校曰即漢武所名

崑崙也董祐誠曰今和闐南大雪山餘互數千里東達庫爾坤南接岡底斯西迤北為蔥嶺史記大宛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為崑崙即此山也蓋山脈餘互河水所出通為崑崙梵書則同為阿耨達山矣今和闐河同語為和闐達里雅源出和闐所屬皮什雅南五十里南山中北流上源東為玉隴哈什河西為哈拉哈什河

逕于闐國西董祐誠曰于闐即今和闐魏書西域傳于闐國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亦有大水名治西城

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今和闐城東為王隴哈什河城西為哈拉哈什河並北流至喀提里什合與魏書正同此云逕于闐國西是以哈拉哈什河為正流也

朱趙作城趙刊誤曰箋曰西城舊本作西域官本曰案上近刻訛作上案朱杭世駿云西城見漢書西域傳作西域者誤土多玉石官本曰案上近刻訛作上案朱託趙改刊誤曰上當作土西域傳

云于闐國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

里釋法顯自烏帝西南行朱亦作烏帝箋曰佛國記作偽夷趙改偽夷路中無人民沙行艱

難趙刊誤曰箋曰沙行一本作涉行案沙行言行沙磧中也涉字義非所逕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

得達于闐國其殷庶民篤信多大乘學威儀齊整器鉢無聲城

南十五里官本曰城南近刻訛作南城案朱訛趙改又十上並有一字趙刊誤曰何焯校改南城為城南有利刹寺中有石

韉石上有足迹彼俗言是辟支佛迹法顯所不傳疑非佛迹也

又西北流注于河

官本曰案此七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上下文乃注內敘于闐河入蔥嶺南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七字

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今自喀提里什合為和闐達里雅又北流五百里會葉爾羌河即南河也惟今葉爾羌河右合和闐河即左與北河會通為塔里木河而注敘南河合北河在合且末水之下與今水道不合蓋塔里木河所經皆戈壁沮洳之地水道或有改易矣

即經所謂北注蔥嶺河也

南河又東逕于闐國北

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上下文並注內敘蔥嶺南河逕于闐打彌精絕且

末鄣善入牢蘭海不得與經文淆紊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又朱脫國字趙增刊誤曰八字是注混作經于闐下落國字董祐誠曰自此至通為注濱河南北河當相去不遠至今遂合為一

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里至于闐屈東

北流者也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已東水皆東流

南河又東北逕打彌國北

官本曰案此十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十字是注混作經

董祐誠曰當在今和闐所屬克爾雅城以東

治打彌城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南河又

東逕精絕國北

董祐誠曰當在今和闐極東大戈壁中

西去打彌四百六十里

朱箋曰前

漢西域傳打彌作打彌注云打音烏

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

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今亦為大戈壁唐書地理志播仙鎮西五百里至于闐東蘭城守捉又西三百里至于闐與注所稱西去于闐里數不合注本漢書西域傳蓋荒遠之地

史志里數多未得其實也

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

董祐誠曰水無攷詳見下

釋氏西域

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國

治且末城西通精絕二千里東去鄯善七百二十里種五穀其

俗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兵俗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孫潛云兵當作其略與漢同又曰且末河東北

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董祐誠曰隋書地理志且末郡在古且末城有且末水唐書地

理志渡且末河至且末城蓋皆指阿耨達大水以此注推之當在蒲昌海西南大戈壁中今自和闐以東塔里木河之南西藏北山之北東至青海西北境數千里中皆大戈壁水皆流入沙

中別無大川左會塔里木河者所云阿耨達大水無可指證以理推之流沙之地古今互異漢書西域傳稱從鄯善南水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唐書地理志一路自沙州壽昌縣至陽

關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又西自石城鎮播仙鎮至于闐又唐西域記元奘之歸由瞿薩昌那國即于闐國東過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五代史高居誨使于闐記從陽關涉鹹磧渡陷河

至于闐皆出大戈壁中今驛道則自嘉峪關外西經哈密土魯番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至葉爾羌乃折而東南至和闐無由漢之南道者西域傳南道自陽關以西樓蘭且末精絕扞彌小

宛皆在今戈壁中城郭相望元奘所記稱于闐東行入大流沙人畜昏迷屢有喪亡行四百餘里至覲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又六百餘里至折摩默那故國即湟末地城郭歸然人

煙斷絕復東北千餘里至樓蘭是唐時已為無人之境與漢志所稱迥異今則盡為荒服唐代諸鎮城並淪沙磧蓋風沙相搏故道或湮戈壁之中水泉之匯為淖爾者以十數皆潛行入沙

在古時或有北行入河之迹與會流東逝通為注濱河董祐誠曰北河下有注濱城蓋南北自此合流矣以下與南河

皆一水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濱趙並作賓下同董祐誠曰當在蒲昌海南少西治伊

循城故樓蘭之地也樓蘭王不恭于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

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耆為王

更名其國為鄯善百官祖道橫門王自請天子曰趙刊誤曰箋曰據漢書西域傳脫一

其字案西域傳云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不作其王也朱氏乃據黃省曾本託言漢書誤矣身在漢久恐為前王

子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肥美願遣將屯田積粟令得依威重

遂置田以鎮撫之敦煌索勸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

師將軍趙釋曰全氏曰貳師之官後漢所無且其時刺史秩卑不得表行將軍也何焯曰其事無可考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

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

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冒隄勸厲聲曰王尊建節官本曰案尊近刻訛作遵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作王尊不從是王遵從漢人見隗囂傳河隄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

古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謹叫且刺且

射大戰三日水乃回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

萬威服外國其水東注澤官本曰案注內敘蔥嶺南河合于闐河終於此澤在樓蘭

國北扞泥城

董祐誠曰城當在蒲昌海南澤即蒲昌海也注引西域記云南河自于闐東迤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

海亦名牢蘭海

詳見北河下

其俗謂之東故城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北去烏壘千

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

官本曰案八百近刻訛作三百案朱訛趙改刊誤

曰三漢書西域傳作八

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土地沙鹵少田仰穀旁

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國在東垂當白龍堆乏水草

常主發導負水擔糧迎送漢使

趙釋曰一清案此處有脫文

故彼俗謂是澤

為牢蘭海也

官本曰案澤原本訛作海據上文其水東注澤改正案朱趙作海

釋氏西域記曰

南河

孫校曰即漢武帝所名也

自于闐東於北二千里

趙東於作於東刊誤曰東於二字當倒互

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

即釋氏西域記所謂一支北流逕屈茨烏夷

趙作偽

禪善入牢蘭海者也

趙刊誤曰箋曰李克家云禪當作鄯案何焯云禪鄯音同通秦胡語異而譌不必改也

北

河又東北流分為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

逕流南河之北

官本曰案此二十五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注文蔥嶺河自岐沙谷分為二此敘北河逕疏勒溫宿姑墨龜茲墨山注實

樓蘭入蒲昌海不得與經渚案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二十五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疏勒國南至莎車捐毒國東至疏勒莎車國西至疏勒則疏勒在莎車西北捐毒之東葱嶺河東流所經唐書地理志稱疏勒鎮三面皆山自于闐鎮西北至疏勒鎮千三百三十里又稱疏勒西南入葱嶺則即今之喀什噶爾也至耿恭所守疏勒城非疏勒國治通鑑注所辨甚確此注引之蓋偶失檢耳今哈喇庫勒東出至喀什噶爾城南為喀什噶爾河

漢書西域傳曰葱嶺以

中官本曰案以上約舉漢書西域傳之文近刻西域上衍釋氏二字朱謀埠箋謂當作釋氏西域記非也案朱衍二字箋曰漢書西域傳無此文當作釋氏西域記趙依改

暨于溫宿之南左合枝水枝水朱趙不重枝水二字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尉頭國南與疏勒

接山道不通溫宿國西至尉頭三百里疏勒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溫宿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是溫宿疏勒東西相距約千里與今為什至喀什噶爾略同其中大山懸互尉頭在溫

宿之西故與疏勒山道不通今固勒扎巴什諸山是也喀什噶爾河東流逕葉爾羌北又東流逕烏什南上承北河于疏勒之

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

合水出北溪東南流逕疏勒城下董祐誠曰今喀什噶爾城北山麓有水同源異流北

曰赫色勒南曰特爾墨楚克東南流復合入喀什噶爾河又有南去莎車五百六十

木什河特們河皆入赫色勒河當即注所稱疏勒北山水也

里趙南上有漢書西域傳曰六字刊誤曰全祖望云此下三句是引漢書南去上脫漢書西域傳曰六字今補正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趙刊誤曰箋曰宋本無西字案漢書西域傳有西字朱氏妄引宋本釋氏西域記曰國有佛浴牀

赤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于宮中供養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

戊己校尉爲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側澗傍水自金蒲

遷居此城

趙刊誤曰箋曰後漢書作澗傍有水可固案道元未徵引范史不得據彼以規此也

匈奴又來攻之壅絕澗

水恭于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

之恭乃仰天歎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

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衆稱

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爲神遂卽引去後車師叛與匈奴攻

恭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同生死咸無二心

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建初元年章帝納司徒鮑昱之言

官本曰案章帝近刻訛作明帝鄺氏誤記後漢書耿恭傳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卽位則明帝字誤無疑

案朱趙作明帝趙釋曰案建初是章帝年號

遣兵救之

至柳中以校尉關寵分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車師降遣恭軍

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恭遇大雪丈餘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

大恐羌遙呼曰

官本曰案遙近刻訛作逕作逕箋曰後漢書作遙呼趙改遙

我范羌也城中皆稱萬

歲開門相持涕泣尚有二十六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相依而

還枝河又東逕莎車國南

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注文北河至溫宿合枝河因敘枝河

逕疏勒莎車至溫宿而入北河此枝河所逕不得為北河蓋注訛作經於是枝河北河相亂後人妄改耳案朱訛趙改枝並作北下同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董祐誠曰西域傳疏勒南

至莎車莎車西至疏勒南至蒲犂此言枝河東逕莎車國南則漢莎車城在葉爾羌北境並在北河之北當今葉爾羌所屬巴爾楚克諸地其境則南有葉爾羌地故疏勒南至莎車也

治莎車城西南去蒲犂七百四十里漢武帝開西域屯田于此

有鐵山出青玉枝河又東逕溫宿國南

官本曰案此九字近刻訛作北河之東南逕溫

宿國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上下文皆敘枝河所逕此北字亦屬後人妄改今訂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之當作又南字當移溫宿國下

治溫宿城土地物類與鄯善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

二百七十里于此枝河右入北河

官本曰案注內敘枝河終於此董祐誠曰喀什噶爾河自喀

什噶爾城南東流逕巴爾楚克城南入烏什南界別無支流河北近大山以此注言之當自喀什噶爾城南分枝水北流又東隨山麓東行逕巴爾楚克城諸地至烏什南界合為一古今或有變

徒也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

官本曰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今考以下皆注內敘蔥嶺北河所逕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九字是注混作經接下入姑墨川水注之於文為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句南入句姑墨川水注之董祐誠曰漢書西域傳溫宿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姑墨南至于闐馬行

十五日今阿克蘇城距烏什城里數略同自阿克蘇城南渡河循和闐河有道通和闐城即馬行十五日之道唐書地理志撥換城一曰姑墨州西二百里至溫肅州自撥換南至于闐鎮城